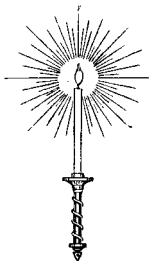


世界社會經濟名著提要
第一集



世界書局印行

— 1928 —

版初月七年七十國民

世界名著提要叢刊

全六十册 每册一角半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四册 沈學編 汪仲賢校訂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四册 沈學編 汪仲賢校訂

世界詩歌名著提要

一册 傅錦竹校訂

世界哲學名著提要

一册 沈學編 汪仲賢校訂

世界社會名著提要

四册 沈學編 汪仲賢校訂

世界教育名著提要

一册 沈學編 汪仲賢校訂

世界科學名著提要

一册 沈學編 汪仲賢校訂

譯述者

查士元
查士驥

出版者

新文化學會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導言

近世各民族間的文化，已達到交流狀態，一般學者的興趣和慾念，都儘量的向外擴大。從多方交互滲透的結果，有幾種東西便爲公意所集中，而超越於一切之上。凡是被認爲世界名著的，價值傾在於此。而從事整理世界名著的工作，當然也屬於繁雜而切實的要圖。世界名著提要，不過意在揭明幾種名著的內容，彷彿開了一張世界名著的書單，在每種書下寫幾句客觀的介紹語而已。

從前把中國書籍吞下肚皮的讀書人，每不爲現代學者所贊同。以科學方法運用到讀書標面，是一種極端需求的運動。在走向「青年之路」的途上，讀書因爲青年最亢進的慾念，但饑渴也決非「不擇而食」的要求。世界名著提要，夾雜在現代讀書運動裡，所給與青年的書單，也許可以當飲食單用吧？

編例

一 編譯此書的目的，係使一般讀者沒有讀原書能力的，沒有時間讀原書的，和在讀原書前想先得書中綱領的，可以很經濟的知道原書的性質和價值。

二 本書係根據日本木村一郎平林松雄高木敏雄諸君所著世界名著題解編譯而成，特爲依類分別發行，以重體系。

三 本書分類內容：一小說，二戲曲，三詩歌，四哲學，五社會經濟，六教育，七科學。

四 中國名著很多，不過已有四庫提要一類的專書，故未列入，以免重複。

目次

- 烏有鄉……………莫利士
- 勞動之組織……………白朗
- 烏托邦……………莫亞
- 國民經濟論……………李斯德
- 產業者之間答教示……………桑辛孟
- 論吾國國家經濟狀態之認識……………洛道部爾

世界名著提要 第一集

社會經濟

烏有鄉

原名(News from Nowhere)

英國莫利士(William Morris, 1834—1896)著 (詩人圖案家社會主義者)

烏有鄉消息是某友人某夜在某處與五六個友人會合，互發議論，討論到了「革命之曉」社會會成什麼樣子？社會完全改造了，會變成什麼樣的東西等等。議論完後，都歸家人睡，但忽然醒來，四周已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此友人所說的不可思議的事情，都用第一人的稱呼，所說的「我」就

是此友人。

「我在倫敦的哈姆麥史密士的家中醒了！」醒來一看，睡衣在什麼時候已經脫去了。但那也有理由。因今天朝晨太陽十分暖和的放着光。急急洗過面穿着衣裳到門外去一看，天啊，是什麼景象啊！昨夜睡的，的確是冬夜，但現在無論看那一邊的樹，光線的式樣，都是初夏之晨的景象。但姆史河則和昨夜在月光底下所看見的一樣，在日光中流動。確乎是在倫敦的郊外。我走到河旁的石級一看，則有許多船並靠着，因有一個船夫已對我解釋明白，所以我就默默然的乘了他的船，船至中流，我脫了衣服入水中游泳。及至船夫以手執我而爬上船時，船夫和氣的對我說道：「已經游完了嗎？因為作了長期的旅行後立刻入水，大概是很覺寒冷罷！要立刻把

船靠岸嗎？要到波脫尼去嗎？」哈姆麥史密士地方的船夫脫這些話，有些奇怪了！

「慢來，請你等一會，事情有些奇怪了！」

「是，是。但據今晨那樣早，什麼地方都是好景色。因為現在還祇有五時。」

可驚的是此船夫是一個十分漂亮的青年，面色也很快活，自頭至足，無處不輝映於幸福之中。他的服裝是好像在古代繪畫中的那種瀟灑的衣裳，繞着漂亮的皮帶，映輝的很美麗的紐扣。無論那樣看法，終覺得是青年紳士故意扮着船夫來開玩笑的。

但姆史河兩岸的景色完全變了！那些架於川上的橋梁和並立於岸傍的人

家，雖覺是倫敦的；但肥皂工廠，製鐵工廠和製鉛工廠都已沒有了，在托奈克洛脫附近，已不能聽到哈姆麥的聲響。但橋梁則已改為美麗的堅固的石造的了。就是佛陸能絲的本脫丸確，也不是它的匹比，不可思議的是依例在倫敦的建築物，一二年後，一定要被煤氣薰黑的。現在此橋雖不覺得新，但却一些也沒有被煤氣薰黑，去問船夫橋是在什麼時候建造的，船夫道：「是在二千零三年前開通的，所以不甚古舊。」我吃驚了，自己覺得勉強說話，而被見笑，是可厭的，所以裝着一副全不驚的面顏，向兩岸探望，見在許多的美屋並立着。大多數是用瓦造的，屋頂也是用瓦造的，居住着起來很安適的人家。屋前有通到河岸的庭園，園中開放着許多美麗的花。那屋裏面則有蒼蒼的高樹茂盛的立着。確像是在日內瓦的湖畔。

我對船夫道：「吃過早飯了，請你靠岸罷！」船夫輕頷其首，立即把船靠岸。我立即伸手入衣袋，問他：「多少？」青年却好像不懂的樣子，「多少？是不是說潮汐，潮汐是過一會就要來了！」我紅着面對他說道：「請你不要誤會。失禮的很，我倒底應給你多少？」說着取出一把錢放在船夫面前。船夫則更覺不可思議的樣子，雖暫時把金錢看了一眼，但是過一會後，却說道：「聽說從前是有以金錢為報酬的習慣的，但現在却沒有那樣奇怪的習慣了。我以此河上搖船為工作，所以你給我這種報酬，我反覺奇怪。」說着好像我的話是戲言似的，船夫快活的笑了。他看了我拿出來的錢道：「是十分名貴的錢啊！大概是維多利亞朝時代之物罷！我看把它寄贈給博物館怎樣？」我覺得他必定是狂人。但他却又說道：「你似乎是從

外國來的人，讓我來引導你罷！」我道：「多謝，但妨害你的工作，很覺抱歉！」他說道：「不要緊，我有一個友人，現今在做織匠，他曾對我說要改作他業，所以我可以把工作交給他做。」說畢他吹起了銀笛。一會，一個青年從旅館那面來了。他也是穿着同樣高雅的服裝的青年。我從他們兩人彼此寒暄的言語中，知道前面的青年叫傑克，後來的青年叫洛巴特。洛巴特說要吃夜飯，所以我們走到了旅館。旅館是瓦造的，赤色的煉瓦，但是藝術的，很覺安適的形式。三個年輕的女子來歡迎我們，連連揮手。女子的服裝很是美麗優雅，像是牠古代和十四世紀的特徵調和了的上品的服裝。其中有一個美麗的人兒，自花園那邊折了一朵花走來。一會，晚餐已預備好了。材料雖是質素，蔬菜的調味却是可驚的精美，尤以麵包為最

佳。傑克和洛巴特問起我的產生的故鄉，我說了生於愛濱格的附近。傑克說：「聽說那個地方的近處，從前的時候人家是很多的，但在一九五五年人家統統搬開了，結果變成森林。」我說道：「但我確是生在那裏。」他問道：「你幾歲了？」我說：「五十六。」大家聽見這句話吃了一驚，本來他們因為我說着太古舊的話，當我是很老的人，所以我說的年紀却在他們意料之外。我聽他們說：「還是十分年輕哩，爲什麼怎樣衰老呢？」就面紅了。女子之中有一個最美麗的年紀不過是二十歲光景，我問她幾歲，她說：「四十二，」更使我吃驚。我和傑克同乘在美麗的馬車中，行到哈姆麥史密士的大道，却一些也看不見近代之物，一切都是使人作中世紀之感想之物，牧場和良田之中，有一條大街通着。在市場上雖見許多店家和購物

的羣衆，但都是似乎富裕之人，貧苦的人和鄉下人一個也沒有看見。我說道：「爲什麼沒有貧苦人呢？」他說道：「所謂貧苦人，是否就是病人？所以沒有他們的原因，請你去問我的祖父！」

到了金新頓的森林，則有自六七歲到十五六歲的少年少女，十分愉快的樣子，轉旋在草上的天幕的周圍而遊玩。詢諸傑克，說是來自近處的小孩子，爲欲製造團體而學習生活及親近自然，所以來作天幕生活。我說：「是的，有了這樣夏中愉快的遊玩，那末就是學校開了學，他們仍舊是很活躍的罷。」傑克道：「學校和小孩有什麼關係呢？雖然從前有所謂小孩子的學校等。」我又面紅了。仔細一打探，這社會是沒有學校和所謂教育的，有的便是所謂絕對的自由教育。雖不受所說的教育，仍能讀書，調菜，割

草和做木匠。就是外國語和數學，大概的小孩都是自由學習的。但歷史等則因不能實地學習，所以沒有學習。總之，小孩喜歡讀書，也不能算十分奇怪，大概都是半途中止的。若是長成大人之後，仍舊盡力於讀書，那末就要算是十分奇怪的人！

魏史脫明史脫寺院和國會議事堂，祇遺有房屋，現已改爲市場和肥料的安置所了。傑克道：「從前有惡黨在那裏排放着石礮，演着種種的戲劇。」

把馬寄在傑克的伯父家裏，走到一家小店去買香煙，店內有美好的少年和少女，拿出來「拉達基」，並把繡的很綺麗的赤色摩洛哥皮的袋拿過來，給我裝滿了，此外更給我一支似乎是上等的日本品的漂亮的烟管Pip。我無意的說道：「應得付你多少呢？」但被傑克在肩上打了一下，所以

我就注意着而沈默了。少女似乎在忖度我是外國人，作着一副不明白的臉相。我祇說了一句「多謝多謝」，把錢納入衣袋中。我覺得好像被警察拉去似的，頗覺不安。少女少年都以為我們是遠方來的，更給我和傑克兩杯黃酒，說道：「祝先生康健！」這社會是沒有所謂買賣的。這社會以勞動為快樂，沒有怠惰的人，也沒有監獄和警察。所謂工廠，是大量工作時較為有利時的工作者的集合所，裏面很是清潔，工作也是非常愉快。

作道路的修繕的青年們，看起來好像是大學的競船的選手，他們把藏果物的籠放在路傍而工作。旁有五六個年輕的女子，勞動的人一方和她們談笑着，把工作看成和遊戲一般，很愉快的工作着。

自傑克的伯父處取得了馬車，向傑克的祖父哈蒙特翁的住所走去。在

那裏傑克遇到了一個以前曾和他同住過的女人。他走去和她談天去了。哈蒙特翁道：「讓我們兩人談一會天罷。」說了許多的話，我問道：「剛才那個美麗的夫人，是否是傑克君的未婚妻？」他道：「不是，雖曾一度同居，但又分離了。因為克拉拉（女人名）另外有了戀人，所以分離了。但近來似乎對傑克又懷好意，今天似乎又是來商議一些事的。」仔細一問，才知道近來男女關係完全變成自由，所謂離婚的訴訟和往昔實行私有財產制度時代的不公平的制度也沒有了，且人的理性都很發達，所以依了如此的自由戀愛，一些也沒有破綻。又從前因了經濟的關係，不能祇從純粹的戀愛上活動，但現在私有財產制度已廢止，因之政策的結婚和買賣的戀愛都沒有了，人們都可以純粹從愛情之上而離合。

我問哈蒙特翁道：「現在已沒有學校來教育小孩子了，但到底是如何教育小孩的呢？」哈蒙特翁首先解說昔日教育的錯誤。他又說從前的教育是把人類作為奴隸的教育。他更作明瞭的結論道：「因為從前，是有把人們造成奴隸的必要。是立身的奴隸呢，還是權力的奴隸呢？不論那一方面，全不管小孩的嗜好和性質，到了若干歲，都使之入學校，叫他劃一的讀規定了的學科，但教育恐怕不是能從外面教進去的罷。所以真的教育，是誰都不能夠的。」

「關於教育，已經領教過了，我覺得在今日的社會上，關於家事上的事情，似已稍稍是公共的了，但似乎都建着家屋而各自生活着。」我說。

「對了！但那是貧苦人的意見。因大家共同的生活起來，是很經濟的。」

但現在已沒有所謂貧苦了，所以都依了各自的趣味嗜好而居住着。」他答。

翁更說道：「在從前，東方是有名的貧苦的地方。今日則祇是名義罷了，其實街中的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也沒有都會和鄉村，是完全一樣的生活狀態，自由而且均等的整理的很好，英國全體已變成一個快樂的田園了。且從前的政治和中央集權等也沒有了，國會議事堂和政府也沒有了，各自都尊重全體的事情，一些也沒有障礙的生活着。」

「所謂戰爭等物，現在也已成爲人們的笑話了。現在國際戰爭不必說，就是階級爭鬪等也完全找不出了。像少數人專有財富，妨礙着一般人的生活慾的事情，現在一些也沒有了，所以階級爭鬪也沒有了。所謂國家的一

個別的存在也沒有了，因此就沒有發生國際戰爭等那種事情的道理。生活是很豐滿和愉快的，所以沒有犯罪者，且也沒有法律。」我問道：「勞働既無報酬，人家肯充分工作嗎？」他答道：「勞働的報酬，就是我們的生活其物。勞働之後，就有什麼東西生產出來。那是神給我們的貨銀。倘若自己喜歡勞働而造物，而尚欲得到報酬，那就不等於生了小孩還要寫代金請求書嗎？」現在誰都喜歡勞働，反而憂着沒有事情做。現在已沒有無理的被人強迫做工的事情了，誰都有作最適於自己的工作的自由。十九世紀，因物品製造術的進步，使省去許多工作而濫造出不少的粗品，因之勞働者的幸福和康健大被妨害，勞働乃變為苦痛，但今日勞働是自由的，所以變成喜悅了！」關於買賣，翁又道：「現在沒有所謂買賣了，和互相的製造

自己需要之物一樣，他們也製造他人需要之物。不使用手工製造之物，以機械製造之，祇是快樂的工作，才用手細工來做。各自作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所以對於勞働，是很熟練的。因之生產也有剩餘了。」我問他這樣的情況，社會如何才能實現？「發生今日社會上最大的動機是因人們都自然的渴望自由和平等，這個和戀愛着的人的羨慕戀人差不多。（中略）以前的人最愛金錢和地位，革新之後，適和戀人之愛戀人一般，人都愛土地，愛勞働，不看重科學和制度，歸返於赤裸裸的人間性而作共同生活。被貧困所追逐着而成爲機械的奴隸而勞働的人也沒有了；又因大家富裕了，沒有爲虛榮而浪費了人。人變成敬虔，物品成爲朴素。又因勞働和生活是一致的了，所以物品既質素，且又是藝術的。今日我們愛玩之如中世紀的藝術品的東

西，不是十九世紀的藝術品那樣的奢侈品，而是日常的必需品。那是因為中世紀的人以工作為藝術，以藝術家的感情和態度來從事各自的職業的緣故。即勞動和藝術的喜悅，一方是中世紀的精神，同時也就是現代的精神。」哈蒙特翁回答着，一方呼傑克命之引導我到他處。那一天，在我是最短的最愉快的一天。

次日我仍和傑克，克拉拉三人乘舟溯但姆史河。日沈月出之頃，我們上陸去尋可張天幕的地方，有一個老人出來，問我們要否到他家，我們便跟他走去。房屋在美麗的花園中，內裏住着一個叫愛能的好看的姑娘。老人在晚餐的桌旁談講食物的不平，說到往昔的社會美。愛能說着：「任你怎樣稱道這樣的社會，若這真是往昔的社會，祖宗大概都要餓死了。」而苦

笑了。

翌朝一早起來一看，祇見一大羣的青年女子好像完全遊戲的一般，正在快活的割草。到了七點鐘光景，仍是三人同乘着船，在傍晚的時候到了傑克的友人家中。傑克的友人對我們說了一件新聞，謂有二個同事，一個美女的少年，結果失敗了的男子把其他的男子殺死，後來自己也覺後悔而自殺了。就是在理想之鄉，也有自愛慾發生的痛苦和爭鬪。但因為這社會是沒有法律和監獄的，後悔就是報應。

次晨又乘船過去，則見有趁割枯草的假日到河中來水浴的姑娘們，叫住了談說幾句，一塊兒吃飯之後，走去看正在建築中的家屋裏，多數的人都現出十二分的快樂樣子，正在塗漆及裝飾這新屋內部的牆壁和天花板。

我們在橫格福特上了陸，我們對於往昔的像貧民窟一般的汗穢已完全沒有而成爲一個美麗的都會一事吃驚了。在那裏，我們又遇到一個老人，他說機械是不能作美術的工作的，所以隨了人的美的要求，機械的時代早已過去，現已入於新的手工時代了。他並且給我們看並陳着的昔日工藝品和今日工藝品。實在的，自昔日不自然的勞働條件下產生出來的東西和自現代人的自由創造的喜悅製造出來的東西，在精巧上，器品上，堅牢上，都幾乎是不可比擬的了。

更乘舟湖江而上，吟蒙特翁的女兒自後面急急划了船追來了。我乘了愛能的船取着槳和傑克的船並划。愛能對我說道：「不久要與父親到北方去旅行，可否同行。」我被她說了這句話，頓覺着胸中跳躍。翌日的午間，

漸漸達到了目的地。當傑克和克拉拉在和幾個朋友作久不會的應酬話時，我和愛能兩人在附近散步。樹木茂盛的地方，建有古舊的屋舍，我們走進去遊玩，但家人近來都在作天幕生活，一個人也不在。愛能和克拉拉一組，我和傑克同去洗浴之後，回到飯堂去吃飯。飯堂雖是朴素，但大家都是快快樂樂的坐在食桌之旁，看起來是一個十分明亮優美的場所。我立於飯堂的門口，茫茫然看不清一些東西，但克拉拉和愛能却在食桌傍快活的和鄰人談話，傑克的面前也是不見什麼東西，他沒有注意到我，我乃沈默的走到了另一邊。我乃在無意中逃出了飯堂，但不久黑雲從我的腳跟上湧起來，終於把我包住了。及至回復轉來，時我仍睡於哈姆麥史密士的家中。

莫利士的「鳥有鄉消息」就此終結。以上是本書的概略。但莫利士的社

會改造的思想，已具體的表現在其中了。

勞動之組織

Organization du Travail

法白朗 (Louis Blanc, 1813-82) 著

依白朗氏的主張，人生的目的，不外是福和進步之二者；這兩個目的，是使各人享受養成最完全的智識道德身體所必要的一切方法，然後能夠達到。但現時的社會，乃是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分捕主義的社會，人都無所顧及他人的利害休戚，孜孜然努力着如何使自家的口腹肥飽。在這樣的社會中，供給各人以達到幸福進步所必要的手段，到底是不可能之事。遂致驅人類陷入了愈激烈的競爭的旋渦中，所以欲救此慘害，不得不杜絕做

着現社會基礎的自由競爭，殄滅個人主義，廢止私有財產，而另立以愛情為基礎的新社會，使全社會也和一個家族一般，相扶相依起來。只是欲實現此種理想的社會，非使誰人都有職業，使社會中無困窮者不可，即人民對於政府有要求給與一定之勞動的權利，政府自己建設的社會工場，對於一切勞動者都供給以職業；且以低利把資本借給勞動者，使得自由享有生產手段，備給一個人經營的工廠，務使撲滅之。創立社會工場，最初的一年間，以各勞動者無由知道相互的才能和技術，所以政府的官吏，不得不試驗其技術，以定他們各自的地位和職業；但自第二年起，政府之力已可不靠，依相互的選擇，使指定組長部長等諸般職員，並各自的職業。關於職業之分配，亦皆應其智力和體力而擔任相當之業務，決不許各人同一；

因爲人的才能，乃受於天，爲了要益世利人，所以要必須各人依其所有能力之多少，異其所負義務之大小。然則吾人若問吾人所受於社會者何如，便不得不應各人自己之必要，受貨物之分配。各人之所需要，本屬千差萬別；但苟其需要，不害及他人之利益，亦不素社會之和平時，盡爲正當之要求。社會苟在可能之範圍內，必得應其要求。要之人應能力而生產，應必要而消費，此所以期分配之公平，而增進社會之進步與幸福也。

烏托邦

原名(Utopia)

英人莫亞(Thomas More, 1498-1535)著

湯麥士莫亞於一四九八年生於倫敦的米爾克街，是一個律師的兒子。十
九歲時，被送入劍橋大學，從威廉格洛辛及湯麥士拉諾那克兒等第一流的
學者學希臘學。二十一歲時當律師，後得國王亨利八世的知遇，屢被拔擢
，結果被任命為大法官。

莫亞的烏托邦，是用拉丁語寫成的，分為二篇。似乎是在一五一五年年
終寫完的。

此書實可說是後世一切和此同種類的書籍的元祖。

一五三五年，當新舊兩教爭鬪劇烈之時，他對於以新教為國教一事，取反對行動，因而不幸的很，被判反逆罪，處以死刑。

烏托邦 烏托邦是一個作半月形的大島，中央最廣的部分約有二萬哩，長有五百餘哩。兩端彎曲，形成一灣，直徑約九哩，灣內風平浪靜，是一個難描的良港。港口的中央有一巨巖聳立，其上有砲兵守備。

國家為王國，現在國王的祖先為烏托波士，他征服此國，造成了像今日世界的一個文明國。烏托波士之名（有征服者之意）就是「烏托邦」名字的來源。當前王侵入此國之時，國土的一端是和鄰國相隣接的，作成了一個地峽。前王乃開鑿之，使成為一海峽。結果，乃成一四面環海之國。

國內有五十四個規模宏大的都市，各都市間的距離，自昔就已規定。各都市均距二十四哩，其京城曰亞摩陸托。

都市及附屬地方的制度 各都市每年選三個有學識有經驗的長老至京城，使之在議院中討論國事。以一個都市為中心點，其各縣的面積平均約二十哩。附屬於縣的土地和家屋，都是國民的公有的。各地均有積穀所，倉庫，農具的設備。各市民可來此處勞働。地方上農村中的一家族，有四十人以上的男女，奴隸二人，各由政府分配給一個家族的土地上勞働。一村大抵有三十個家族，由一村的村長統御之。四十人的家族中有二十個人作了二十年以上的田園生活，則此二十人須歸返都會，更由都會送男女二十人至田園為補充。有經驗的先住者，作後住者的指導。

正確的調查為托邦國內所消費的農產物的數量，耕作其必要數量的倍額，一半供國內的消費，一半輸出外國。

都會的供給農村必需品，不是用錢來購入的，而是在通知官吏的時候，直接使之供給。

首都亞摩陸托 首都亞摩陸托在一個小高邱盡頭，城市作正方形。一而白山腳下到阿奈衣大河，他方與此成直角而沿着河邊，有二哩以上。阿奈衣大河發源於離此河有二十四哩的地方的湖水，在城市的附近，河幅有半哩闊。河流共有四十哩以上，流注於海。在市之一端與河之上流，架有一條大橋，其雄大的建築物，是可以誇耀的。

市民的飲料水就取自此阿奈衣大河。有磚造的大水管，把水供給到市內

城之三方，造有堅固的城壁，防禦外敵的侵入。無論是如何的小路，都和磨砥一般的平坦，雖是雨天，步行時決無困難。

屋舍都是宏壯而且堅固的三層樓，不僅是堅固，且壯麗奪目。屋舍的背後有大的園庭，四季之中，有種種花草盛開。到了初秋，纍纍果實下垂於樹枝之上。屋舍都建有適當的間隔，出入時沒有加鎖的必要。那是因為家中沒有秘密之物和私有財產。住民每十年抽籤一次，變更屋舍。所以雖稍覺不便，也從未有人訴過不平。

亞摩陸托市自建築以來已閱歷了一七六零年的年月了。它的文明，決非市民一朝一夕的努力。以此和我們歐洲人的都市一比，實在無甚大差別。

行政機關 合三十個家族組織一個團體，每年從中選出一個團長，稱曰「西花格能悅。」每十個團長中，更有一個統治者；稱曰「菲拉看。」統御全市的人，曰「潑林史。」

關於此種選舉法，是使市內全體的「菲拉看」二百人，對於從人民中預選出來的四名候補者作無記名投票而選舉其一人。市分爲東南西北四區，每區應選一人。倘若一度被選爲「潑林史」，若沒有全市民日之爲壓迫者，及橫暴者而加以彈劾，則可終身任職。但其他官員的任期爲一年，却不妨再被選出。

大「菲拉看」曰「托能波亞」，每在第三日集聚於縣廳，和「潑林史」協議關於政務之事。又一切關於公共的事情即國事，則每三日由議員審議

；萬一有不是諍院中人而加以議論的人，則處之以反逆罪。

職業及勞動 這國的重要職業，當然是農業。市民自少年時代起，或在學校之中，或在田園裏，都已實地的學過農業的學理，所以不問男女的區別，都非得從事農業不可。

此外人民在農業以外，也可使之學習學問。這裏的學問，和實際之間沒有多大距離和區別。所以學問可以立即應用到日常生活上去，即如紡織，裁縫，鍛冶等，又如建築，造壁等，既然都是學問，同時也是職業，既是職業，同時又是學問。

「菲拉君」的職務為使各人努力，取締怠惰者，同時並細心考察，不使有作過度勞役及妨害身心之事。在烏托邦當然沒有自晨至暮的機械的勞動

。他們一天的勞動時間為六小時，午前勞動三小時後，就吃午飯。休息二小時後，再勞動三小時，然後吃夜飯。睡眠時間為八小時，勞動和睡眠以外的時間，人民可從其趣味而行動，如讀書談話等。

每晨都有關於文學和科學或衛生職業等的談話會，但沒有強人出席等事。又吃過夜飯，他們去享樂戲曲及音樂等高尙的趣味。

勞動時間祇有六小時，而仍有生產的過剩者，是各階級愉快的從事勞動的結果。其另一原因是國民全部中沒有遊惰徒食者的結果。除了小孩老人和殘廢者，全部的國民都從事於有益的工作，因得有非常的成績。但對於學術藝術具有特別才能的人，得由官選及公選而免其勞動，但這樣的人僅是極少數。

家庭生活 這國的家族自血族成立。婦人成年後，雖嫁給人家，但男子則代代住於一家，侍其家長。然為調查市內人口起見，超過六千人時，須在別的適當地點，建設新市。

市場公衆衛生的整頓，是不必說的，但國中也不能沒有病人。因而市之四周建有四個醫院。建築之宏壯，圍庭的廣大，機械和藥品等設備的完全，對於病人的食物的講究，醫師的優良，看護婦的親切和待遇均足使病人早得痊愈。因而規定需三日以上的治療的病人才能入院。

市內的住宅，每三街建有三十一家，中央的屋舍，居住街長。每日在一定時間至市內攜取食料，此種食料的分配程序：第一為病院，其次「菲拉看」和「灑林史」以及僧侶各外國使臣等。其後才分與人民。

各家族都依了號鐘而集合於會館中吃飯。在家庭中當然有做飯菜的自由，但有會館中和許多人同食，且不要錢而可吃上等的飯菜，所以沒有人在家中調菜的。調菜的低級勞動，有奴隸充當，但每日的菜單及器物的整理，都由主婦任之。

結婚制度在烏托邦，男子的結婚年齡為二十二歲以上，女子為十八歲以上，倘有人背反此限制，處以嚴刑。不得知事的特許，一生不能結婚。在家長的監督之下，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倘若一旦發生了這樣的錯誤，作家長的就非得負責不可。結婚的風俗，很是奇怪。婦人要去當新婦的時候，不問其為處女與否，須以嚴格的夫婦的中間人為媒介，新婦在媒人之前必須脫脫裸體，新郎也得和新娘一般脫光衣裳。這雖覺似乎是十分妄亂

的風俗，但我們平常就是買一匹馬，也必首先檢查其身體然後再買；何況是當選擇一生的伴侶的妻的時候，祇見面顏，當然是不夠的。於是便非得檢查在身體上有否缺點不可了。這樣的在結婚前嚴重檢查的結果，一旦結了婚的人，在結婚後就沒有不平的發生，也沒有姦通等淫事。倘若夫婦分別了，有一人想與別的人結婚，祇要得到了「菲拉看」的許可就行。但離婚的手續，很是煩難。

旅行與勞動 在此國內，旅行是自由的。然街長和村長的許可也屬必要。旅行者可向公共機關索得馬車，且沒有攜帶金錢和食物的必要。可在任何處的旅行目的地得到必要之物。但若在一地居留二日以上，就非得和寄宿的人家的人共同勞動不可。因為此國內無論在什麼地方，沒有遺棄青年

的壞地方，所以除了和寄宿着的人家的人共同勞動之外別無他事可作。所以旅行者能在任何地方都和在自己家中一樣的生活，完全是因此國的人民已構成一大家族的緣故。

阿難瑪里亞的公使 某天，曾有一個叫阿難瑪里亞的國家派一個公使到烏托邦來。我們若把當時的情形記了下來，就可以知道此國風俗的一斑。烏托邦附近的國家，都是知道此國的風俗的，所以到烏托邦來的時候，也不會穿異樣的禮服。此阿難瑪里亞國是一個遠國，因而不知烏托邦的國情，派了三名大官，隨着百人的從者，滿身綺麗飾着金銀和寶玉。但在烏托邦則作如此服裝的，祇是奴隸和小孩。阿難瑪里亞的來人見此國國民，都作質素的服裝，便以之爲貧苦之國，大加輕蔑。

然而住了二三日後，阿難瑪里亞人也了解了烏托邦的國情了。他們乃狼狽的換去了衣服，也穿上質素的服裝。

經濟狀況 此國的生產，有一半剩餘，以之輸出外國，因為欲和外國交換物品。但國內的生產尙稱豐富，沒有輸入多量物品的必要。輸出品的七成，捐贈給外國的貧苦人，其餘的三成以廉價售出。物品充溢於烏托邦的國庫。在外國都有貨幣的流通，在此國則沒有所謂貨幣的。所以估定物品的價格時，須先估定此物對於人民有否需要。

教育與宗教 烏托邦國風的所以能優美的原因，其因在它的制度的善良。在此國內，有極少數的人被特別選擇出來從事學問的研究，其他的人則自少年時起便從事勞動。雖如上述，但此國的勞動定為六小時，所以餘閒

之中，頗有研究的時間。雖沒有稱爲學校的設備，而教育仍是普及全體。他國的智識和學說雖不能輸入，但亦不亞於希臘的學問的發達。

在道德上國民最注重的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他們努力於使自己和衆人的幸福一致，在此努力之中，他們獲得了自己的幸福。

在宗教上，人民自己承認是自由的，有的人崇拜自然，但大部份的人都奉一神教。基督教初代之使徒的簡素的生活，和他們的生活是相一致的；所以聽到基督教的教，而入於那種信仰生活的人，也不足珍奇了。

每縣均有三十個教會，每教堂中有一個牧師。牧師是人民公選的，要非常有德望的人才能被選。少年少女的教育，屬於此種牧師的監督。

娛樂即勞動 烏托邦的人民的性質是快樂的，十分喜歡遊戲。然他們不

喜歡狩獵和鬪犬等殘酷的行爲。像發現十分重大的學理，嗜好理想的飯菜和對於音樂持有興趣等，雖也是此國人民的娛樂，但他們以爲是最大的娛樂，還是適當的勞働一事⁵以外，他們沒有特好的娛樂。

法律 烏托邦的人民因過失而犯了罪的時候，他們立刻去自白於官。官吏對於人民，完全像對於父親一般看待。在可能範圍之內，官吏不肯目人民爲罪人。又在事實上，此國的生活是和平的，各物均能自足，沒有犯罪的動機。不僅如此，法律也極簡單，人民觸犯法律等事，是少見的異例。因而在此國沒有律師的職業等的存在。

非戰主義 國民非常憎惡戰爭。他們以此爲一種罪惡。男女之所以須受軍事教練，不過是對他國的侵入的防禦。烏托邦也沒有強要他國買自己國

裏的生產物之事，所以和外國極少有事端的惹起。和外國的關係完全是隣人或友人的關係，國與國之間不訂什麼條約。

以上是莫亞的烏托邦的大略。

國民經濟論

原名(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德李斯德(Friedrich List, 1789-1849)著

李斯德在此書中，反對司密斯等的個人之經濟的行為，與國民之經濟的行為一致的學說。即反對各個人直接的私利，是把國民全體引導到至善去的一說。他的主張是「國民是立於個人與人類的中間的一個實在，同時是依言語，生活狀態，歷史的發達，教育，憲法而結合的一個團結。此種團結，實在是個人的安全，幸福，進步，文化的第一條件。從而個人之經濟

的利害，爲了要維持國民，完成國民，使國民強起來，便不得不立於從屬的地位，這是很明白的。國民是繼續的生活，所以國民的真正的富，不在國民所有的交換價值之分量，却是在使國民生產力充分並使其多方面的發達。因之國民經濟教育之價值，比之直接生產，更爲重要，是不待說的；不惟如此，國民欲得將來的力和熟練，不得不犧牲現在的利益和享樂；這也是很明白的。在已達於經濟的成熟期的國民之健全的狀態上，農業，工業，商業也一樣的發達；但於國民文化與獨立有效而給與多大的影響的，是商業與工業。純然的農業國遂至呈沈滯之現象，而不免爲缺少企業心的時代落伍的偏見所支配。」

其次他對於國民的經濟的發達之階梯，提出了嶄新獨創的考案，依了這

考案，則國民經濟之發達，是隨處踏着同一的階段。即第一階段是田獵牧畜，第二階段是農業，第三階段是農工業並行，第四階段是農業，商業，工業同樣發達。第一階段不能成立所謂國民經濟。在第二階段，精神的活動也還是不活潑的，一般人民都在困難的境遇中。但一到了第三階段，工業便發達了，人民的精神的活動也發生了，一國的富亦從此而增進。到了第四階段，才達到了經濟成熟之域。不過今日經過了第三階段而在第四階段的只有英國。法國只不過在走近去；德國與北美合衆國今尚在第三階段；同時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是在第二階段。使國家從第三階段昇到第四階段，是很困難的。欲排除此困難而使達其目的，却是國家的任務。國家達此目的之最有力最必要的手段是保護稅的制度。國家若要保護國

有幼稚的產業，而能與外國競爭，那末必須採用保護貿易主義。原來產業幼稚的農業國，依了採用貿易主義，則須與富而已開放的國家作交易，由外國輸入製品和原料，改良並刺激其國的農業；若其國自能達到製造工業的完成時，則又應採用保護政策，防止國內市場的外貨之競爭，使本國的工業發達。但若別國的工業進步可與其他各國爭勝利如英國那時，便不得不實行自由貿易而行使於世界的市場上。要之，保護政策乃為一時的手段，是在過渡時代中必須採用的。一國國民，在保護政策實行之時，雖不免有一時犧牲其利益者，但決不會延久，或且反而成為增加其國之生產力的動因，故一時之犧牲，得償多年之利益而反有餘。實行保護稅制度之國越大，則其效也愈顯著。即其國之生產事業種類多，而能作互相的幫助，則

此制度更易實行。且對外國實行保護稅時，也應同時在國內除去一切交通之障害，改良交通機關，使運費低廉，各種生產業相接近，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也務使其能作直接的交易。因此，則開鑿縱橫的大運河，延長國內之鐵道，是必要之事。

以上是李斯德在其所著國民經濟論中所述的保護貿易論的大要。他由此更進一步，便得了要使德國的國民經濟進步，有擴張達於南北二海岸的廣大領土及振興國內之商工業之必要，更爲此又設一包括全德國的關稅同盟而實行保護政策之必要的實際上的結論。當時德國國民爲了統一，而急切欲得獨立與權力，且又因本國之產業已從睡眠中醒來，國民都欲使其恢復睡眠中所失去的地位，故李斯德的學說，非常的惹人注意。給與國民以重

大的刺激和感動，使德國的產業政策上受到重要的影響。從學問上看來，李氏盡力在文明程度及於經濟問題之影響的歷史的研究，一方面以排斥正統學派之絕對的方式，同時在他方面又輕視個人直接的利益而置重於國民的發達，這個在主義上雖是健全；惟他的學說，不向社會的改良方面，公私都傾向於利益主義，因而不覺帶上了重商主義的臭味，在今日看來，這却是他的缺點。

產業者之間答教示

原名(Catechisme des Industriels)

桑辛孟(Saint Simon, 1760-1855)著

桑辛孟把法蘭西的歷史，說作是生產的勞動者與非生產的享樂者，及被榨取者與榨取者，政治的被支配者與政治的支配者等階級爭鬥的歷史，論證階級（或生產階級）之卒竟，不得不握政治實權的所以然，在他看來，經濟史觀就是階級爭鬥史。

桑辛孟一直從法蘭克族征服哥爾說起，勝利者法蘭克族，奪得哥爾族所有的土地財產，做了哥爾族的主人。他們不但在軍事上做指導者，同時也

是產業的勞働之指導者。一切土地，幾乎都成了他們的所有；農具也爲他們所有。哥爾族做了他們的隸民，好比是家畜中的第一階級。武器的製造，亦以隸民哥爾族人當之；衣服也是在法蘭族的婦人的監督之下，以哥爾族的婦人去當製造之責。法蘭克人這般的在軍事上，政治產業上，握得了一切支配的權力，哥爾人則做了產業的勞働者，被置於奴隸的地位。但產業階級的哥爾人漸漸依了他們的勤勉，忍耐，節儉，及技術的進步，蓄積得小財產；並且增殖得很快。——十字軍是使支配階級崩壞，使產業階級的地位向上的重大的機因。十字軍給貴族即法蘭克人負上了他們不能以所得來支付的那麼大的負擔；於是他們爲了要獲得必要的金額，便把自由去賣給有支付能力的哥爾人。這般的買得了自由的哥爾人，同時也是獲得蓄

積私有財產的機會和手段最多的人工業者。而法蘭克人却又用了某種方法，把土地賣給了積有財產的哥爾人。如是十字軍便造成了區別於軍人階級的產業階級。此階級用了節約與勤儉，顯明的提高了最後的十字軍起至路易十一世即位間的他們的意義。——此時代的產業階級，依桑辛孟的看法，以為是由三個部份而成。一，有產者及農耕者而非兵士的哥爾人。二，集中於都會的被解放出來的手工業者；三，移入東洋諸國所產的材料及商品，在國內則使法蘭克傳來之物流通的商人等。以前曾在家畜中是第一階級的哥爾人便漸漸自脫於貴族，軍人等支配者的法蘭克人，竟至獲得了產業階級的獨立的意義。

路易十一世紀之治世中，產業階級之勢力越伸張了。路易十一着眼於產

業階級的新興勢力之勃起，與之提攜，破壞封建的貴族之勢力，以是謀國王的權力之增大。在另一方面，產業階級對於這種提攜也很歡迎。因為破壞封建的貴族之勢力，便是廢止在法蘭西國內交易上所被苛征的重負的意義。由此理由，產業階級便承認與提案的國王間的同盟；並且一直繼續着此同盟，而產業階級與國王，自此把貴族當作共同的對敵而與之戰。

產業階級之由貴族的勢力中，把自己完全解放出來，能在他們自身之間，舉出指導者來，這是路易十四時代之事實。——路易十四雖是好戰的君主，但把他結論作對於產業階級沒有大的貢獻，這是錯誤的。他的宰相科爾倍奉命施行產業保護政策。更建立各科學學院，此外又發了產業的勞動之研究與保護的特別命令。

一入了十八世紀，產業階級便得了一大躍進。十八世紀以前，農民，製造業者，商人，他們都組織着各自分離的團結。到了路易十四之治世的末年，此等產業上所分出來的三大部門的產業者，依了一種新產業部門的成立；於是在財政上也得了團結。此時所設新產業部門者，便是銀行業。由銀行業之成立，產業者得結成了鞏固的一大階級。自此以後，產業階級開始掌握了其他一切階級的總合力以上，或政府的權力以上的財政的實力。產業者這般的在能力上，意義上，實力上，都得了偉大的進步之間，非產業階級，便在各方面都讓起步來。但是雖說如此，法蘭西王國依然從非產業階級中，選出公共事業的指導者來。

爲了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封建的貴族之政治的權力被打倒。貴族既經在

產業界失去了指導的地位，但在革命前還依然確保着政治的支配者的地位。從產業階級方面說來，他們在經濟上雖已從貴族的支配中解放出來，但在政治上依然是被支配者。而爲了革命，貴族的政治上的權力是顛覆了。既如此，產業階級在政治上也曾得了解放嗎？桑辛孟說：「不會。」依他看來，由革命而解放出來的，是中等階級，而不是產業階級。因爲中等階級取貴族而代之，所以產業階級依然立於被支配者的地位。他說的中等階級，是以法律家，軍閥及小貴族爲構成分子。他把此三分子的起源說明如下：

(一) 法蘭克人在長期間，對其臣下，親下裁判。社會關係日趨複雜，等到成文法作成時，他們便失去下裁判的能力；以法律家的特別的一團爲

裁判上的顧問。再到後來，法蘭克人完全不任裁決臣民間的爭議之勞，只有法律家行其審判，在法蘭克人後裔的名義下裁判。中等階級之第一部分的始源，是這樣的。(二)火藥發明前，法蘭克人之後裔，為軍隊之首腦。但在火藥發明後，軍隊之實力，移轉於鎗手和砲手了！(做鎗手及砲手的是哥爾人的後裔。)但軍隊之指揮權，依然是法蘭克人後裔的所有。他們便造成了一種所謂軍閥。(三)已如前述，在最初土地為一切征服者法蘭克人所占有。在土地所有與政治的支配權相併合的當時，他們是土地所有者，同時也是支配者。而如上述十字軍的結果，為了財政上的疲弊，他們不得不把土地分給哥爾人。買進土地的哥爾人，同時也買進了支配權的一部。因而他們便昇到相同於法蘭克人的小貴族。中等階級之

第三部分，是這般構成的。

右述之中等階級，成爲一七八九年革命的主導的分子，把產業階級拉入了聯盟（與皇帝的聯盟）中，擊破了封建的貴族之勢力。但此等中等階級，在革命成就後，重又樹立一種的封建制度，站立到自己所打倒的支配階級的地位；於是產業階級，依然被置於被支配，被榨取的地位，這裏便有革命之不安的最深的根源。他說：「一七八九年，中等階級自法蘭克人的後裔所掌攬的支配權中解放出來，我們試想這樣的中等階級的發展，他們對國民大眾，下了叛逆貴族的命令；他們得了國民的後援，虐殺法蘭克人後裔的一部，或將不能虐殺的，放逐之於海外。於是中等階級便成了第一階級，至於成了第一階級後的他們，是取了怎樣的行爲？他們從他們之

間，選出了一個市民，使爲國王，再給革命時的主腦們以公，侯，伯，子，男等稱號。……一言以蔽之，他們爲了他們的利益，重使封建制度復活了！如是社會中依然有支配的榨取階級與被支配的產業階級之對立。至是法蘭西國民在其本質上是產業的，而其政治則依然是封建政治。」

桑辛孟把產業階級之發展，如上面述說過來，指摘在社會中的根本重要的產業階級，如今依然是社會的下層階級，而在被支配的地位，他以為這是極不合理的現象，是倒行的世界之姿。

桑辛孟又進一步指出產業階級在社會中應爲第一階級的必然性。產業是構成社會的第一階級的要素。最傑出的產業者，會自發的去當財政的指導。他們作法律 定其他階級應取的順序。……這般便會成了現在革命的不

可避的目標。並且產業階級，必須是社會的第一階級。因為他們在一切階級中，為最重要的階級。他們就是沒有其他階級，也能存在。不論其他那一個階級，沒有他們時，便都不能存在。他們是依他們自身的力，自身的勞動而存在。其他階級，不得不為他們所勞作。因為是依存於他們，為他們所養活。約言之，因為一切都是由產業而生的，所以一切都不得不為產業而存在！

產業階級成為社會中之第一階級，掌握國家之權力，即社會革命，是怎樣才能行得的？桑辛孟以為革命是期望施行和平合法的事情，暴力的革命，不但有害，並且也不必要。他說：「暴力的手段，只於破壞有用，且也只能破壞。若要建設整頓，約言之，（若要構成秩序的狀態，）只能用和

平的手段。」和平的革命是理想；而和平的革命的**理想**，又決不單單是一個希願。因為產業本來是嫌惡暴力，愛好和平。若在產業者的性質及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上，去檢他們的態度，則可知他們多半是和平的心情的持有者。引起革命的**不是**產業者而是中產階級，即不值得去尊敬的軍閥及沒有何等特殊權的有產者。桑辛孟把產業階級的革命須和平的最大的保證，在全國國民中的最大部分現在有不可否認的社會的實力之一點中找出。他說：「產業者占全國民之二十五分之二十四。所以他們在物理的力上，也是占着優勢。並且他們又是一切富的生產者，因此他們又有財政的勢力。」還有他們在知識上也是優越的。他們的計劃和計算，都是貢獻給一般的幸福。他們又在管理國民之財政的利益上，也是最有能力的，所以紳的道

德，並人的道德，要求他們之中最傑出的人物去當財政之指導。——這般產業者，便都有把社會組織中的一變革，從被支配階級中指導到支配階級可產生的方向去所必要的一切手段，即不可抗的手段。

論吾國國家經濟狀態之認識

原名(Zur Erkenntnis

unserer staatswirtschaftlichen Zustände)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洛道部爾(Karl Johan Rodbertus 1805-1875)著

此書雖屬小著，但欲窺見作者之思想系統的，則最稱便利。其所取為旨趣者，為「現今社會之病源，乃在下級人民之貧窮與經濟的恐慌，故應藉國家之力，擡高此等下級人民之地位，防止經濟的恐慌之發生。」當作者主張此說時，先以「一切經濟的貨物，均為勞働之結果，故其價值即勞働之價值」為前提，詳論「社會經濟之進路，若放任於自然之趨勢時，則勞

働之生產力雖漸次增加；而勞動者之所得，比較的更少，遂至發生貧窮與
 恐慌之二大病源。」他說：「跟着近世生產業之進步，和生產方法之改良
 ，勞動效果因之增加，此甚顯著之事，因勞動者作為勞動之報酬，而取得
 之工銀金額，也顯著的有了增加；但以此比之地主及資本家之所得的增加
 ，則實不及其九牛一毛也，這便是顯示出勞動者工銀之比較上的減少，蓋
 生產係由勞動者地主資本家之分業協力而成，勞動者對於生產提出供給最
 必要的勞力，地主資本家則各各借出土地和資本的兩個生產要素，他們都
 是貢獻於生產事業的人；但實際上，只有資本家和地主領有生產物之大部
 份，勞動者則得到僅少的工銀；但其所以不能不以為滿足者，實由於土
 地及其他生產手段可以私有而來的弊害，資本與土地，乃生產之機關，無

之則勞動者不能生產，以是資本家及地主任是怎樣的不法；且對於勞動者任是提出怎樣不平的條件，勞動者也只有叩頭服從；而使用彼等所占有的生產機關。於是彼等地主和資本家乘了這個弱點，在所有權的名義之下，占有土地和資本，養成他們的遊惰。他們自己毫不勞動，在地價利子的名義下，貪着不當的利息。在此種情形之下，所以勞動者對於生產物，不能得到正當的附有權利的分配，只取得僅足以維持其生活上之工銀，終年在勞苦倦極之中。今試看勞動者以勞力加入於土地資本中而生產出來的貨物之價格，乃幾十倍於勞動者之生活費；但勞動者不過得到僅相當於生計費的勞力之報酬。以是有一種生產發生時，減去了勞動者之貨銀，便會剩下很多的餘額。今假定此餘額，名之曰剩餘價格。此剩餘價格，常歸於資本

家和地主之手。勞働者於生計費以外，一無所得，因之此等階級間，發生了顯著的懸隔。前者愈富，後者愈貧，其弊至於不可救藥。凡所謂富，所謂貧，均不過是比較上的話，如勞働者的工銀，比之以前是有了增加；但看其他階級之收入，乃幾十倍於以前，於是比較結果，不得不說是貧。這般勞働之生產力，逐日而作長足之進步；但其剩餘價格也隨之愈加，因之勞働者的所得，比較上是很少，而無絲毫改良其生活之餘地。此豈非社會之一大病源乎？且勞働者之所得額漸次減少，乃引起恐慌之原因也。何以言之？若假定一國一年間之生產總額，以一小部份納入政府，作為租稅，其餘大部份平均分配給社會中之三階級，則不但資本家地主勞働者皆得富的分配平均；即消費力，亦能保得平衡。反之若社會之生產總額增加已及

二倍時，單使地主資本家政府之收入增加，而勞働者之收入，在比較上若無增加，則勞働者仍無把自己需要的東西，全部購入的能力，於是便發生了不被消費的貨物，此等貨物沈滯於市場，便可引起經濟界之恐慌。至於地主和資本家，當然比以前增加了其所得，因此其購買力也多少會有增加，只是實際上他們把所增加的收入，都投於事業之擴張，工廠之增加等，故彼等之消費力與以前無甚大差。反之勞働者之購買力，則雖生產物愈見增加，仍不免減少，以是貨物蓄積於市場，商業呈沈滯之象，終致招得經濟上的恐慌。其慘禍必至蔓延四方，此又豈可不注意乎？」

然則如何能免除此等弊害？洛道爾論之曰：「欲絕社會之病源，建健全之社會，必須先尋求如何使勞働者之所得額，跟着生產之增加而亦增加

之方法。講求此方法時，必先使國家建設廣大之倉庫，把全國的生產物，完全貯藏於此倉庫內，政府依一定之標準，計量勞働者之生產力；而給與勞働支票，使各至倉庫，以其所有之勞働支票，換得其所要求之貨物。勞働支票，以一小時為單位，從事於十小時之勞働的，給以十張勞働支票，或證明其十小時間之勞働的一張支票。以此使與其他貨物作交換，若勞働之生產力，二倍於以前時，則勞働支票的價格也隨之大上二倍。例如一國之生產總額為百，以一小時的勞働支票，能買得一升之麥，則其生產總額增至二百時，以一小時之勞働支票，便能換得二升之麥。如此，勞働者之所得額，得比例於生產總額而增加，社會之病源的恐慌和貧困，亦得杜絕。

「洛道部爾雖持以上之說，但他並不以為此說即刻便可實行。他只相信

今後若經過了長年月，而社會漸次進化，則國家便能用以上方法，除去貧困和恐慌，謀得人民之和平與幸福。他說：「社會之進步，分三階段；第一階段是以人爲財產權的目的物之時代，第二階段爲資本私有時代，第三階段是資本之私有消滅，而改爲由資本而生的收益私有的時代。現今之社會，是在第二階段上的社會，尙未達到進步之終極；不過可算是在移到別個進步的社會去的過渡時代。故即使放任於自然的進化中，雖能廢滅資本私有制度，而見完備的社會組織；但若欲於短歲月間，脫出混沌的社會，而入於美善的社會，仍須盡一切手段，而講求改良之策，土地與資本，在生產中本爲不可缺之物；但地主與資本主義則確無絲毫必要。地主資本家不能離土地與資本而存在，一方土地却能離地主而存在。古代當使用人之

勞力時，曾使用了奴隸；但奴隸與勞力決非不可分離者。奴隸制度雖廢止，人的勞力則越得着發揮。同樣廢除了地主和資本家，土地與資本之仍能有效的用於生產，自是明白的道理。我們若一想到奴隸之所有者，既已把奴隸解放，現僅使用其勞力，則可知今後土地資本之所有者將放棄其土地資本，而僅許其得使用之時代，也要到來。若此時代到來時，則必至人皆依其技能之優劣，與自己之勞力作比例；而由生產總額中，取得自己應得之分。」要之，洛道部爾之意見，比之一向的社會主義者，自是另出一新機軸，為近世學問上的社會主義，築起來了一個鞏固的基礎。